·文学研究·

DOI:10.20004/j.cnki.ujn.2025.05.005

枫树物象对咏秋意蕴的充实与拓展

——以辞赋创作为中心

刘 培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在2004年版《中国植物志》中,撰著者将金缕梅科植物枫香树之外的众多枫树(Acer L)品种称为"槭树",此举极有可能淡化"枫"的民族文化记忆。六朝以来,枫树已经成为渲染秋景的重要色调,对传统秋日审美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除了楚辞的枫物象传统之外,枫树更以其构图能力对秋日审美进行塑造,它热烈的色彩与周围景物形成色差,产生对比效果,营造出意涵丰富的画面,极大地开拓了秋日审美空间。对秋日的审美体验是与对生命的感悟相伴随的,作为秋色画卷的重要组成部分,枫树在表现关乎秋日的意境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枫叶绚烂的色彩冲淡了秋的萧瑟悲凉的氛围,其温暖的色调与旷远的景象所营造的温馨爽朗的情韵召唤着人们,感动着人们,令人生发出种种遐想与憧憬。

[关键词]枫;咏秋;审美

[中图分类号]I207.22;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25)05-0046-08

在2004年版《中国植物志》中,撰著者将金缕梅科植物枫香树之外的众多枫树(Acer L)品种称为"槭树"。我们认为,这种名称上的改动对枫树文化的传承是相当不利的,此举极有可能淡化"枫"的民族文化记忆,导致大众与丰富深厚的枫树审美积淀产生疏离,使那些优美的咏枫篇什和枫树意象所营造的审美境界失去附着的语词,进而淡出人们的情感世界①。本文拟讨论枫树物象对咏秋意蕴的丰富,以展示枫树与中华民族文化审美的深刻联系,以此呼吁各界人士关注"枫改槭"可能导致的民族文化资源的流失,并希望中国植物学界能重视这个问题,改正"枫改槭"的不慎重之举。

在文学艺术表现中,枫树不像梅花、松竹等那样通过"比德"来开拓审美境界和道德境界,而是像杨柳等通过勾勒图画、营造氛围、烘托气氛、渲染情韵,来使人们日常所见的生活图景饱含诗情,浸润画意,从而丰富人们的审美世界。枫意象进入咏秋文学中,使得"悲秋"的意蕴发生改变,秋天多层次的审美内涵得到表现。具有"比德"特征的物象往往在艺术塑造中要突出其高出流辈的美质,而枫树、杨柳等,则往往作为生活的场景设置甚至是背景出现,艺术塑造看重的是它们在色彩、线条等方面设置情景和构建意境的价值,因此,不需要刻意塑造它们自身的各种美质。其价值在于它们是人们生活构成的一部分,是人们触目所见的景象,在审美观照下它们成为风景,成为艺术创造之物象、意象,从而进入社会审美领域。文学艺术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拓展审美世界和精神境界的过程,枫树对中华民族传统审美的渗透是与传统文化的发展相伴随的,它体现着中华民族群体审美对秋之美境的不断拓展与丰富。应该说,遍布大江南北的Acer L树种和金缕梅科的枫香树,丰富了华夏大地的秋天色彩,为秋日景象皴染出艳丽的色调,极大开拓了人们的审美视野,丰富了

[作者简介]刘培,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泰山学者特聘专家,邮箱:wszl@sdu.edu.cn。

①刘培:《枫树槭树辨:民族文化记忆视角下的必要正名》,《文史哲》,2024年第4期。

咏秋文学与文化的内涵和意蕴。

一、晓霜枫叶丹：枫林色调对咏秋格调的充实

在中华古老的传统中，秋日是和悲伤的情绪联系在一起的。宋玉的《九辩》是咏秋文学的发轫之作。在作品中，诗人通过层层渲染秋日悲凉来表达贤人失志的主题。其他如汉武帝的《秋风辞》、曹丕的《燕歌行》等，也是通过勾勒凄凉的秋日景象来烘托心境的凄然。渲染秋景凄清、抒发悲凉心绪，是咏秋文学的基本特征，在人们的眼里，更多关注的是秋日万木凋零的凄凉和衰飒。

六朝时期，这种状况有所改观。尤其是南方悠长清爽的秋日带给人们与过去的咏秋文学迥异的感受。比如简文帝的《与萧临川书》就说："零雨送秋，轻寒迎节，江枫晓落，林叶初黄，登舟已积，殊足劳止，解维金阙，定在何日？"[①]此番江枫飘落、细雨绵绵的感受，绝非过去的诗文中所表现的咏秋心境可以涵盖。这种景致与火红的枫叶对秋色的渲染密不可分。当时枫树意象与秋景结合的程度还不是很深，一些诗歌依然沿袭着《招魂》的路数，在歌咏春天的枫树，比如萧纲的联句："汉艾凌波出，江枫拂岸游。"[②]徐勉的诗："杳霭枫树林，参差黄鸟匹……春堤一游衍，终朝意殊悉。"[③]王僧孺的诗："枫林暧似画，沙岸净如扫……绿草闲游蜂，青葭集轻鸨"[④]，等等。甚至初唐时的《春江花月夜》中的"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⑤]也是将情景设定于春天。在以后的文学实践中，枫树与秋景的结合逐渐紧密，枫树意象在咏秋文学中越来越凸显，对春天枫树的描写就不是很多见了。

在当时，最为后人称道的是谢灵运的《晚出西射堂诗》："连鄣叠巘嶂，青翠杳深沉。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⑥]诗作将秋天早晨的辽远清旷与红色枫叶的鲜明绚烂组织于画面之中，形成一定的视觉反差，展示出秋日动人心魄的图景。该诗在辽远迷茫的背景上凸显枫林火红的色块，这成了以后诗歌和图画常用的结构手段。谢灵运勾勒的霜晨枫林的动人美景为后世所瞩目，比如陆游的诗"暮角又催孤梦断，早霜初染一林丹"[⑦]就是从谢诗脱胎而来。"晓霜枫叶丹"也成为描绘秋景的佳句，清代还出现了不少以此为题的赋作。比如秦绶章的《晓霜枫叶丹赋》[⑧]写道："晓望郊墟，枫林景疏。晴宜日映，艳趁霞舒。想鹿砦编篱而外，正鲈乡倚棹之余。"早晨的郊原清朗疏旷，阳光照耀着枫林，艳丽若云霞舒卷，远方的江村渡头，小舟聚集，鲈鱼正肥。此情此景，让人心驰神往，其中的"鲈乡倚棹之余"暗示了张翰思莼菜鲈鱼而归乡的故事，这个典实彰显着秋天除了悲怆之外的另一种闲适的美感，作者点出"鲈鱼"，意在为下文对枫林秋色的闲适诗意作铺垫。赋中写道："爰有枫江小泊，枫谷行吟。板桥屐印，山寺钟沉。啼夜而乌村月落，烘晴而螺磴烟侵。落叶声乾，经岭北青枫之路；清霜景好，数江南丹橘之林。是知余晖可爱，薄艳都刊。芳寻野径，彩绚晴峦。"作者全景式地展现了在秋日枫林背景下种种诗意浓郁的生活场景，并与温庭筠的《商山早行》、张继的《枫桥夜泊》等咏秋名篇结合起来，意在表现清早眺望枫林的种种感受和心中涌动的诗情画意，这是对谢灵运

①萧纲：《与萧临川书》，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11），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010页。

②萧纲：《曲水联句诗》，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80页。

③徐勉：《昧旦出新亭渚诗》，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中册），第1812页。

④王僧孺：《至牛渚忆魏少英诗》，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中册），第1763页。

⑤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郭茂倩编：《乐府诗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984页。

⑥谢灵运：《晚出西射堂诗》，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057页。

⑦陆游：《一病四十日天气遂寒感怀有赋》，《陆游集·剑南诗稿》（卷2），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3页。

⑧秦绶章：《晓霜枫叶丹赋》，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第20册），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0481页。

诗句的极好阐释。秦夔扬的《晓霜枫叶丹赋》[①]写道:“正天寒木落之时,枫林翠瘦;指水驿山城而外,霜叶红初。则见似绣偏明,如花欲敛。雾霁痕多,风过影颭。夕照一林,明霞万点。半江之画意新添,一抹之秋光淡掩。无边丹碧,别开景物之暄妍;似此丹黄,悟到文章之暄染。”连绵的枫林比锦绣还明艳,如花朵一般美丽而不似花朵招摇。雾霭中露出一道道赤色的长痕,秋风吹过,秋水倒映着枫叶飘落的艳影。秋晨阳光如夕照一般厚重,涂抹于枫林,如云霞磋䴙般凝重。晓霜枫叶,秋水长天,是造化之力以天地为画卷,巧施丹青,妙写秋色。作者进一步渲染这幅秋天巨画曰:“燠斑秋色,绮丽诗心。将浓转淡,乍浅还深。日烘逾燥,霞飞欲沉。设色而燕脂雨腻,弄晴而螺岫烟侵。胜二月之花光,合动吟情于杜牧;换六朝之树色,应翻画本于云林。”赋中“胜二月之花光”是在暗示杜牧的《山行》诗,“云林”指倪瓒,瓒号云林子,有画枫名作《枫落吴江图》。赋作将枫林秋色比作横亘于天地之间的巨幅画卷,以绘画设色之深浅浓淡比况秋日枫林之色彩变化多端。作者从水驿山城枫叶初红写到远山烟侵红叶斑斓,多角度铺排秋晨枫叶之美丽,展示出秋天充满律动的美感,而以杜牧、倪瓒之诗与画点出晓霜枫林的如诗如画,其中的“燠斑秋色,绮丽诗心”乃文眼之所在,枫叶给秋色增添了斑斓绮丽色彩,使人们感受到旖旎的诗情。何维栋的《晓霜枫叶丹赋》则将秋晨的感受与春天结合起来,一扫秋之衰飒,给人清新之感:“咏康乐之新篇,访永嘉之故道……始缤纷于烟际,倏绚烂兮林於。张叔夏戏逢翦采,杜牧之坐爱停车。问谁有梦如春,蝴蝶畏寒之候;真个无花亦艳,鹧鸪背叶之初。岂荔子兮垂蕤,岂榴英兮吐焰。碎锦朝披,明霞晓敛。烘成料峭,吟秋于野店溪桥;衬出萧森,著色于苍峦翠崦。错道枫人,醒醉面目微酡;除非霜女,添妆胭脂竞染。”[②]赋中的“林於”亦作“林箊”,指竹子。指枫叶在水际竹林边缤纷绚烂,用荔枝果、石榴花、锦缎、云霞等层层渲染枫叶如春花般的美丽和活力。作者还用张炎和杜牧的咏枫名作来暗示清晨观赏红叶的感受[③]。薛春黎的《晓霜枫叶丹赋》写道:“但见萧萧古渡,瑟瑟平滩,有地皆白,无林不丹。扶笻杖而赏艳,着葛屨而侵寒。居然富贵山林,莫嫌秋老;始信文章炯烂,焕作奇观。不嫌蜡屐凌晨,扶乔柯而静赏;更欲停车向晚,对夕照以频看。”[④]在萧瑟秋色中突出枫林的明艳,在此背景上勾勒“人”的审美感受。其中的“富贵山林”用王维之典[⑤],意在让阅读者感觉到晓霜枫叶之景如与王维辋川诗之意境的关联,用杜牧《山行》之典也是在暗示枫林让人流连忘返的诗意。

可以看出,在六朝时期还不为人们在意的秋日枫叶,在后世却成了渲染秋景的重要色调,枫树对传统秋日审美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当然,这与《招魂》所显示的枫树物象与“魂兮归来”之意涵的联系有着草蛇灰线般的隐秘联系:让心灵获得安宁,正是《招魂》的意指所在,而这也是枫树物象之文化品格的底色。这一意涵积淀于文化思维之中,文人们在创作时即使不是刻意要建立起其作品与《招魂》的联系,也在有意无意间将枫树作为咏秋之悲怨意绪的反向,凸显心灵安宁的意蕴,从而丰富了咏秋文学的审美内蕴和表述空间。而这种悲秋的反向情绪,有的作家也会反其道而行之,

①秦夔扬:《晓霜枫叶丹赋》,《历代辞赋总汇》(第20册),第20486页。

②何维栋:《晓霜枫叶丹赋》,《历代辞赋总汇》(第20册),第19974页。

③张炎的许多诗词中提到枫,比如《八声甘州·寄李筠房》:“未觉丹枫尽老,摇落已堪嗟。无避秋声处,愁满天涯。”(张炎著,黄畬校笺:《山中白云词笺 外一种》(上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178-179页。)《小重山·赋云屋》:“江枫外,不隔夜深钟。”(张炎著,黄畬校笺:《山中白云词笺 外一种》(上册),第205页。)等等。赋中的“翦采”是指鲜花繁盛,当指他的《绮罗香·红叶》:“枫冷吴江,独客又吟愁句。正船舣、流水孤村,似花绕、斜阳归路。”(张炎著,黄畬校笺:《山中白云词笺 外一种》(上册),第87页。)在这首词中,张炎将寒江两岸的枫林比作鲜花环绕。

④薛春黎:《晓霜枫叶丹赋》,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第19册),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8627页。

⑤宋张戒云:“摩诘性淡泊,本学佛而善画,出则陪岐、薛诸王及贵主游,归则餍饫辋川山水,故其诗于富贵、山林,两得其趣。”陈应鸾:《岁寒堂诗话校笺》,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69页。

通过绚烂美丽之枫叶的飘零来渲染秋怀的悲绪，如“枫落吴江冷”等。

对秋日审美的塑造，更主要的因素是枫树的构图能力，它的热烈色彩与周围景物形成色差，产生对比效果，通过这种对比构图营造出引人入胜的、具有多层次意涵的画面，从而开拓出内蕴深厚的秋日审美空间。在关乎枫树物象的创作中，文人们多喜通过色彩对比来渲染画面效果。比如顾起元的：“白乐天《琵琶行》‘枫叶荻花秋瑟瑟’，此句绝妙！枫叶红，荻花白，映秋色碧也。”[①]说的就是枫树善于与周围景物营造图画的能力。芦花荻花之雪白与枫叶之丹彩向为文人们在意，再如江总：“芦花霜外白。枫叶水前丹。”[②]陶岘：“鸦翻枫叶夕阳动，鹭立芦花秋水明。”[③]刘汝松：“露零寒芷白，霜重晚枫丹。”[④]李纲：“萧萧南浦白云秋，枫叶芦花相对愁。”[⑤]沈周：“水枫脱叶荻花飞，独许红茏占秋色”[⑥]，等等。菊花、梧桐等之黄色与枫树之红的对比，也引起文人们的注意，比如司空曙：“张邴卧来休送客，菊花枫叶向谁秋。”[⑦]陈如京：“桐树早凋风似雨，枫林晚醉叶疑花。”[⑧]马闲卿：“菊花含雨艳，枫叶醉霜红。”[⑨]刘长卿：“枫林月出猿声苦，桂渚天寒桂花吐。”[⑩]蒹葭、竹林之绿与枫树之红的对比，如杨广：“夏潭荫修竹，高岸坐长枫。”[⑪]王维：“天寒蒹葭渚，日落云梦林。江城下枫叶，淮上闻秋砧。”[⑫]秋水、碧空与枫树的对比，比如韩偓：“枫叶微红近有霜，碧云秋色满吴乡。”[⑬]杨万里：“青山绿水留连客，碧树丹枫点缀秋”[⑭]，等等。

综上，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枫树对咏秋文学意蕴的丰富，正是其独特的物象特点与文人体物兴情相互作用的结果。枫树绚丽而多变的色彩变化和构图能力，极大地丰富了秋色景象的美感。枫树物象通过勾勒图画，营造氛围，烘托气氛，渲染情韵，使“悲秋”的意蕴发生了改变，使秋景多层次的审美内涵得到充分表现。在大江南北生长的各种枫树和红叶树种，共同装点着华夏大地的秋色，它们是人们触目所见的风景，深深融入民族审美文化中。植物学界对“枫改槭”的更名，可能会对枫树审美的文化传统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因此，此举不可不慎重。

二、停车坐爱枫林晚：枫意象对咏秋意境的拓展

对秋日的审美体验是与对生命的感悟相伴随的。枫树能够引发人们在秋天里的种种情态意绪，使人们对秋日的感受丰富多彩、更具层次感；同时，作为秋色画卷的重要组成部分，枫树在表现关乎秋日的意境方面亦扮演着重要角色。

---

①顾起元：《说略》卷26《珍格》，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六年上元蒋氏慎修书屋铅印金陵丛书本。

②江总：《赠贺左丞萧舍人诗》，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81页。

③陶岘：《西塞山下回舟作》，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33页。

④刘汝松：《凤栖山》，《汉阳府志》（卷2），明嘉靖刻本。

⑤李纲：《秋意二首·其一》，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48页。

⑥沈周：《题钱舜举渔乐图》，钱谦益撰集：《列朝诗集·丙集第八》，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214页。

⑦司空曙：《过阎采病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328页。

⑧陈如京：《季秋赤城衙斋晚眺》，张豫章纂：《宋金元明四朝诗·明诗卷》（卷86），清康熙四十八年刻本。

⑨马闲卿：《暮秋》，张豫章纂：《宋金元明四朝诗·明诗卷》（卷100），清康熙四十八年刻本。

⑩刘长卿：《入桂渚次砂牛石穴》，储仲君笺注：《刘长卿诗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44页。

⑪杨广：《夏日临江诗》，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下册），第2672页。

⑫王维：《送从弟蕃游淮南》，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卷1），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97页。

⑬韩偓：《秋郊闲望有感》，吴在庆校注：《韩偓集系年校注》（卷2），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74页。

⑭杨万里：《晨炊旱塘》，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34页。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①]杜牧这首《山行》是揭示兴发感动之生命力的佳作。诗篇的前两句,以枫林作为主景,以远山、小径来突出画面的纵深,以“寒”与枫林的热烈、艳丽形成一种对比,以体现在萧瑟的秋天的氛围中枫林给人的视觉和感觉上的冲击,而以白云深处的人家暗示出生活气息和生命活力。在前两句蓄势的基础上,诗人着力点染,指出眼前满山如火如荼的枫叶胜于春花。这样,就使秋景与生机盎然的春天建立起了联系,“红于二月花”的霜叶带给人春天般的生机蓬勃的感受。“停车坐爱”既指出了全诗画面的视角,又点出了面对这幅艳丽的山居秋色图“徒呼奈何”的感受。这首诗为人们称道的关键是它写出了秋天的充满生命感的纯美和活力,而这些,得力于诗人对秋日枫林之美的真切体会。

杜牧此诗对秋日与生命力的感悟,至为人们所推崇,其中的“停车坐爱枫林晚”之句,更成为咏枫文学的重要典故。清代的许多人爱以此为题作赋,以抒发对秋天的感悟。范驹的《枫林坐爱赋》[②]写道:“伊寒林之瑟瑟,独枫树之亭亭。舒霜叶以含殷,春花并艳。惹幽人之选胜,高躅时停。尔其枝枝烂漫,树树森疏。碧老三秋之后,红争二月之初。羌无烟而烧起,更似锦而风舒。十丈之霞标高建,千堆之火齐纷敷。乃携伴侣,或命巾车,入前山而迤逦,循断岸以纡徐。且住为佳,石径寒云之里;此间得趣,斜阳暮霭之余。”赋作浓墨重彩地铺排诗作中没有直接写到的秋日枫林之绚烂艳丽,将诗歌中意在言外的暗示呈现出来,正是辞赋所擅长的。这样的铺叙,意在表现人对自然之美的感受,也抒发对自然伟力的赞叹。赋中写道:“相看不厌,谁家红树山庄;乐此忘疲,镇日吴江道左。信可自怡,云胡不爱。千林绮缛,秋色无边;一幅画图,伊人宛在。闲身雅合,勾留满腹全消;垒块如看,云起坐来不觉。”这里不仅表现了对造化之力的赞叹,也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一种微妙的感悟,人,作为自然之一员,与火红的枫叶一样,也在明净的天宇下展示着自己的美,与枫林、远山共同构成一幅生机勃勃的秋日画卷。作品由此进一步展示心灵中的秋日影像:“所以当兹素节,灿彼丹枫,酣霜溜雨,背日翻风。异灞岸之疏杨,徒牵别恨;拟江皋之芳杜,常惬幽衷。迷离黄叶山门,每挂高僧之锡;掩映白苹古渡,时推渔父之篷。笑看暮霭含嫣,雁影破一天之碧;翻忆春林得意,马蹄踏十里之红。”赋作描绘了各种以枫林为背景的秋日场景:古道秋别、江头送客、秋夜寒砧、巫峡秋深。这种种的景象将思绪拉伸到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之场域中,展示着人在自然中、在枫林的映衬下的丰富多彩的生命律动和生活体验。赋作收尾于生命徜徉于秋日的怡然而乐之趣:“然而抚景物之多欣,寄闲情之独远……贪看昏鸦选树,半林落照西风;遥听樵唱穿云,一抹残霞断坂。低徊不去,浑忘归路之迢遥;乘兴还来,消受风光之晚晚。”留恋秋景,心境欢然,无边秋色,寄托旷逸之情。为人们所乐道的昏鸦绕树、西风落照、晚霞樵歌等种种景象离不开枫树的点染。枫树是秋景焕发出动人的美韵,引导着人们感悟诗意盎然的境界。这篇赋对杜牧《山行》做了相当完美的诠释,道出了诗人之所未道者,在赋中,枫林成为获得审美的精神超越和审美境界的重要媒介。

陈大均的《霜叶红于二月花赋》[③]着力于表现枫叶“红于二月花”的“春意”和萧瑟的秋意之间形成的审美张力,以及由此生发出的深邃的历史感悟,写出古今咏秋之可感而难以言表者,发杜牧《山行》诗之所未发,是咏枫作品中的佳构。赋中写道:“则见刻珊为楮,披锦成株。墙东逊丽,楼角惭朱。霏九霄之碎玉,明百宝之绀珠。亦清亦艳,弥淡弥腴。冷境辟天台之路,萧晨绘潘县之图。鼓问花奴催否,槛疑杨氏移于。遂使秋士吟来,秋心远寄。携红友而忘归,眷红情而欲醉。拟上巳之将来,岂重阳之误记。”此赋不似其他模拟《山行》之意的作品那样尽力表现枫林“红于二月花”的春色特点,

①吴在庆校注:《杜牧集系年校注》(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223页。

②范驹:《枫林坐爱赋》,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第13册),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1941-11942页。

③陈大均:《霜叶红于二月花赋》,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第15册),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4977页。

而是有所克制，着意于表现其兼具春与秋的美韵的特点。作者指出枫树如珊瑚雕刻而成，枫林如披上锦缎，但又接着指出其“丽”与“朱”和春天相比还是有所逊色；经霜之后，枫叶变成暗红色，更减去了几分“春色”，因此，秋日枫林的特点是“亦清亦艳，弥淡弥腴”，清丽与淡远，是秋天之美，而艳丽与丰腴，是春天之美。枫叶点染的秋色，兼具秋与春之韵味，是一种独特之美。枫林之清旷，如辟天台之路；枫晨之萧瑟，让人想到潘岳《秋兴赋》所描写的种种景象。然而，枫林又是春意盎然的，作者化用纳兰性德词中描写睹春花而感伤的诗句来表现睹枫叶而萌生的类似春思一般的情绪[①]，并以窗前枫树可与牡丹争艳来强调枫叶的春色特点（“槛疑杨氏移于”指牡丹），同时指出睹枫叶也会萌发如宋玉《九辩》“登山临水送将归”般的意绪。流连此景，携酒而忘归，满目枫林，是春天的上巳节还是秋天的重阳节，一时难以分辨。作者从春与秋两个方面着力来渲染枫叶之美，并以“万笏寒山，十分春意”来强调枫林之美的独特性。秋日枫林兼具春与秋的美韵，因而拓展出广阔的审美空间：“别有楚驿晨霜，吴江晓月。白印溪桥，红惊林樾。感秋气之已深，讶春芳之未歇。昔我往矣花成围，今我来思锦作窟。或攀柳而依依，或望空而咄咄。正旅思之交并，忽樵歌之远发……歌响未终，秋声如诉。借春光于明年，驻春光于岁暮。抉朱鹭而欲飞，挂丹泉为未注。合艳思与幽情，孰登高而能赋。”各种与枫有关的故事、典故、佳句、场景、画面纷至沓来，对原诗“停车坐爱”的种种情态意绪做了铺张扬厉的描写，并指出枫林之景是秋日借得的春光之景，融合了春之艳思与秋之幽情。

枫林之秋的美韵就在于其兼具春日与秋日的特点，就在于霜叶与“二月花”的关联，若以传统的悲秋意绪来观照枫林之艳丽，则容易产生不协调之感，比如刘存仁的同题赋作，作者以传统的悲秋意绪来统辖与枫有关的各种意象。枫之绚烂与明艳是秋之气氛难以消弭的，在悲怨的基调中难脱清旷惆怅之趣，于是刘存仁在赋作中不得不以“胡为乎风华掩映，明艳萧疏。斜翳绣袂，低曳轻裾”[②]来立纲扣题，文章趣味很不协调。如火般热烈的枫叶给悲秋之意绪涂抹上一层明丽的色调，指向一种爽朗乐观的生活境界，仅凭一腔愁怀是不适合铺写千林竞艳的枫林的。

王之道有诗曰：“揉蓝拍岸秋涛信，列炬缘山夜烧痕。枫叶经霜红更好，晚来扶杖过前村。”[③]秋水苍翠，秋山妍红，大地在秋天里充盈着勃勃生机。穷秋霜天，本该是萧瑟悲凉气象，但枫叶经霜更红，秋色因之愈加焕发出迷人魅力。“霜叶红于二月花”正在于它指向一种与传统的悲凉之秋迥异的充盈着春天般活力的审美境界与人生境界，指向了一种与天地同流而乐在其中的闲适与清旷、逍遥与超脱的生命趣味；苍凉与绚烂的组合所形成的审美张力引发人们去思考、去感受种种的生命之美与生活之美。“停车坐爱”“晚来扶杖”都是深浸于这种境界的心灵感受。因此，枫树审美的被发现和开拓，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审美意境，从而也极大地丰富了我们民族的审美畛域。如果我们放任有些植物学者不负责任的陋野之言，说什么“停车坐爱”之枫林是枫香树林[④]，这无疑是对我们民族审美和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种伤害。

---

①纳兰性德《菩萨蛮·催花未歇花奴鼓》写道：“催花未歇花奴鼓，酒醒已见残红舞。不忍覆余觞，临风泪数行。粉香看又别，空胜当时月。月也异当时，凄清照鬓丝。”纳兰性德撰，张秉戍笺注：《纳兰词笺注》，北京：文津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

②刘存仁：《霜叶红于二月花赋》，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第18册），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7458页。

③王之道著；沈怀玉，凌波点校：《〈相山集〉点校·秋日野步，和王觉民十六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

④参看徐永福：《枫香树：霜叶红于二月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政府网：http://www.forestry.gov.cn/2020-01-16，2024.10.10。

三、半江红树卖鲈鱼:枫树意象对咏秋精神内涵的充实

借秋日景象的描绘来展示生活境界,寄托理想社会生活的愿景,是咏秋文学比较常见的主题。枫树等色彩绚烂的树木所构之景冲淡了秋之萧瑟悲凉的氛围,其温暖的色调与旷远的景象所营造的温馨爽朗的情韵召唤着人们、感动着人们,徜徉其中,思接千载,心通万物,令人生发出种种遐想与憧憬。在古代文学中,秋日枫林的图景往往蕴含着对理想生活与人生境界的追求与体认。

在对秋日的咏叹中,西晋张翰"鲈鱼莼菜"[①]之叹曾引起人们的广泛共鸣。这段佳话其含义不仅仅是怀乡和远祸,更寄托着传统文化中回归家园的诗意人生。张志和的《渔父歌》曰:"松江蟹舍主人欢,菰饭莼羹亦共餐。枫叶落,荻花乾,醉宿渔舟不觉寒。"[②]此作首次将张季鹰返归东吴故乡与枫树物象结合起来。这组意象的组合为人们借助江南清爽的秋日生发生活理想与人生境界提供了一个视角。唐代黄滔的《秋色赋》写道:"华岳峰高,染莲花而翠活;湘川树老,换枫叶以霞生……空三楚之暮天,楼中历历。满六朝之故地,草际悠悠。鱼美东鲈,兽狞西虎。送鸾扇之藏箧,迎朱丝之织户。"[③]赋作没有刻意将枫林与鲈鱼并列,但是暗用张翰之典的用意还是比较明显的。欧阳修的《初出真州泛大江作》写道:"漪田渐下云间雁,霜日初丹水上枫。蓴菜鲈鱼方有味,远来犹喜及秋风。"[④]枫林、水田是江南秋天触目而见的风光,以"蓴菜鲈鱼""秋风"与之勾连,既是实景,也暗示了归乡逍遥的含义,与张志和《渔父歌》同调。陈普《秋兴赋》写道:"微茫兮不可涉,夕阳影兮枫叶。想羹脍之莼鲈,欠松桧之舟楫。"[⑤]与欧阳修同一机杼。这样的构思为王士祯所发挥,他的《真州绝句》写道:"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⑥]这首诗中的"半江红树卖鲈鱼"为人们所激赏,不仅因其具有极强的画面感,而且"半江红树"暗示着清爽宜人的江南秋日,"卖鲈鱼"暗示着张翰返乡,这两个意象暗示的想象空间蕴含着"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所指向的社会理想和人生境界,之前人们不断咏叹的主题为此七字所道尽,真乃生气远出、神韵天成之神作。

清代出现了不少以"半江红树卖鲈鱼"为题的赋,与这句诗强烈的画面感、深邃的意境指向以及王士祯的文坛地位有关。卜葆鈖的《半江红树卖鲈鱼赋》[⑦]是这样诠释这句诗的:"碧涨三篙,丹枫两岸。人语沙头,市声桥畔。树历历兮花如,鱼双双兮柳贯。记蟹舍渔庄之地,乡味偏新;爱日斜风定之余,秋光正半。尔乃菰烟寒溆,芦雪平矼。沙鸥押两,汀雁飞双。江头则野水鳞鳞,绿分蓑袂;江上则遥山隐隐,翠滴篷窗。最宜枫叶斜阳,理钓丝于晚渡;绝似桃花流水,迷渔榜于春江。"水乡泽国,落日时分,远山隐隐,丹枫与芦花倒映在水中,鸥、雁等禽鸟贴着水面在飞翔,岸边渡口,渔人归棹,人声喁喁。这是一幅充满生活之趣的安宁祥和的江南生活小景。作者是这样阐发此种生活之诗意

①"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刘义庆著;刘校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余淑宜,周士琪整理:《世说新语笺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67页。)

②张志和:《渔父歌》,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491页。此作对后世影响很大,以至于产生了这样的传说:"《张志和传》:张志和,字子同,婺州金华人……母梦枫生腹上而产志和。"(《新唐书》(卷196),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08页。)

③黄滔:《秋色赋》,董诰等编:《全唐文》(卷822),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665页。

④欧阳修:《初出真州泛大江作》,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05页。

⑤陈普:《秋兴赋》,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第5册),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4060页。

⑥王小舒,陈广澧导读:《王士祯集·真州绝句》,南京:凤凰出版社,2020年版,第97页。

⑦卜葆鈖:《半江红树卖鲈鱼赋》,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第17册),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90页。

境界的:“烟水萦纡,秋风五湖。机忘鱼鸟,兴寄菰蒲。访范大夫移家之迹,寻张元贞泛宅之区。便教乌桕村边,载酒频看红叶;闻说白沙江上,投簪曾为银鲈。”眼前的美景勾连着深邃的历史,泛舟五湖的范蠡,投簪归乡的张翰,这些高士之所以做出那样的人生选择,答案就在眼前的景致中,眼前的景象昭示着他们的人生志趣和境界。赋中进一步阐发了这种境界和志趣:“于是烟寒红蓼,粉冷红蕖。江波澹沱,树影萧疏。值古渡残阳之候,恍春风二月之初。停将山径之车,刚逢来雁;弹到侯门之铗,莫叹无鱼。固宜慕肥遯之高踪,寄溯洄之逸趣。领风味于烟波,订幽盟于鸥鹭。鲈香处处,笠泽人归;树色年年,桃园客误。”作者用“停车坐爱”和“寄溯洄之逸趣”是想表达红叶美景对自己的召唤以及所引发的对人生旨趣的思考与求索。“溯洄之逸趣”化用自《诗经·秦风·蒹葭》中“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既暗示眼前景象与《蒹葭》所描写之景的旷远迷茫有相似之处,也暗含了水乡泽国“君子居之,何陋之有”[①](《论语·子罕》)的意蕴。眼前温馨祥和的景致进入到历史叙事中,具有了思接千载的韵味,这是人们赞叹不已的击壤于途的生活画卷,是“曾点之乐”的陶然之境,是古往今来的人们所憧憬不已的王道行于世的图景。这样,江村枫林就与三代之治在内蕴上取得了一致,就成为安顿心灵的“家园”。像姚仁瑛的同题赋作写道:“蟹舍临流,枫林夹岸,野渡舟横,夕阳市散。百钱之杖频招,一斗之酒谁换……望疏林之绚烂,隐隐烧空;听小市之喧阗,声声唤卖。”[②]在看似平常的、安谧祥和的景象的背后,蕴含着优游于治世的愿景,这是传统文人心底恒久的梦,一种王道行于世的愿景,一种摆脱凡俗名利的生活境界。赵克宜的同题赋作则与王士祯的《真州绝句》建立更为直接的互文联系,描写王在真州作此诗的场景,然后以诗歌点出主旨:“客有泽国闲游,江乡小住。落帆扬子之潮,倚棹真州之路。感节候之初寒,望遥天兮已暮。乃扣榜而歌曰‘红叶萧森迷野渡,烟波垂钓饶清趣。季鹰高致为鲈鱼,何烦更续归田赋’”[③]徜徉于枫林水乡,体会摆脱名利之累的陶然之境,此心安处,便是吾乡,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若能如张翰一般做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便无需再效仿张衡写作《归田赋》宣示志趣。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文人们以枫林作为物象在构建秋日生活场景时,往往会融入与天地同和的、陶然忘机的人生境界,并借以寄托与三代之治理想类似的生活愿景。当然,我们不能据此认为枫林成为寄托人生境界的媒介非得与“鲈鱼莼菜”相关联,其实,枫林本身的美感就具有一种感召人们投身其中的魅力。大量的作品在咏叹枫林时,都是将其作为心灵家园来看待的,比如韦应物的《登楼》:“兹楼日登眺,流岁暗蹉跎。坐厌淮南守,秋山红树多。”[④]

可以说,秋日枫叶等风物进入人们的审美视域,使传统咏秋文学单一的情绪指向逐渐变得丰富多彩起来,我们民族对秋日的审美也因之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对枫叶等秋日景物美感的发掘,开拓了传统审美的视界。中华大地上生长的各种枫树,如枫香树、三角枫、五角枫、元宝枫、色木等,早已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与我们民族的秋日审美结下了不解之缘。若是同某些植物学家那样,强行将除了枫香树以外的各种“枫树”改名为“槭树”,这无疑会使我们民族秋日审美积淀与当代审美文化生活产生隔膜。

[责任编辑:李　炜]

①《毛诗正义·秦风·蒹葭》郑笺云:“所谓是知周礼之贤人,乃在大水之一边……不以敬顺往求之,则不能得见……以敬顺求之则近耳,易得见也。”毛亨传,郑玄笺,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64页。

②姚仁瑛:《半江红树卖鲈鱼赋》,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第18册),第17768-17769页。

③赵克宜:《半江红树卖鲈鱼赋》,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第18册),第17875页。

④孙望编著:《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57页。